

专家解读

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有一个艰难的历程。北京中轴线申遗所要经历的程序包括：出台中轴线文化保护规划、初步确定申遗方案；将规划、方案交与国家文物局，纳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联合国相关机构专家考察、申报、通过。看似简练的三个步骤背后，凝聚的是众多人的心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吕舟所在的专家组承担了此次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文本撰写工作。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吕舟。

多项标准评价遗产价值

申遗文本传统的格式和要求中最基本的部分需要对申报的遗

作为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等方面的杰出典范，反映这个时代。第五，申报的遗产项目反映了人和环境、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第六，申报的遗产项目与重大历史事件、人物以及人类文化发展具有密切联系。这项通常不能作为独立标准来评价遗产申报项目是否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通常情况下，申报遗产项目只要满足前5项标准中的一项，即可具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第6项可作为前5项标准的补充。

独一无二的北京中轴线

城市中轴线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不过它可能单纯只是一条贯通两点的街道，或许是由最初的几个居民点发展成为城市后再出

礼制思想。无论从规划布局、历史沿革还是文化内涵上来说，北京中轴线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跨文化交流的方式很重要

申遗文本的撰写，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我们生活在这个文化环境中，能够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北京中轴线的价值阐释，如何使用恰当的表述方式使世界认同我们赋予建筑中的抽象的传统思想，也就是如何“讲故事”。

吕舟坦言，目前世界上已经出现这样的观念：认为我国已经拥有大量世界遗产，通过它们，我们的文化已经得到充分阐述，不再需要更多世界遗产。于是他们会用更加挑剔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申报的遗产，或许仅仅符合几条

北京中轴线走上申遗路

本报记者 乔欣

保护工作存在多处难点

今年6月，北京市文物局宣布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正式启动。北京中轴线保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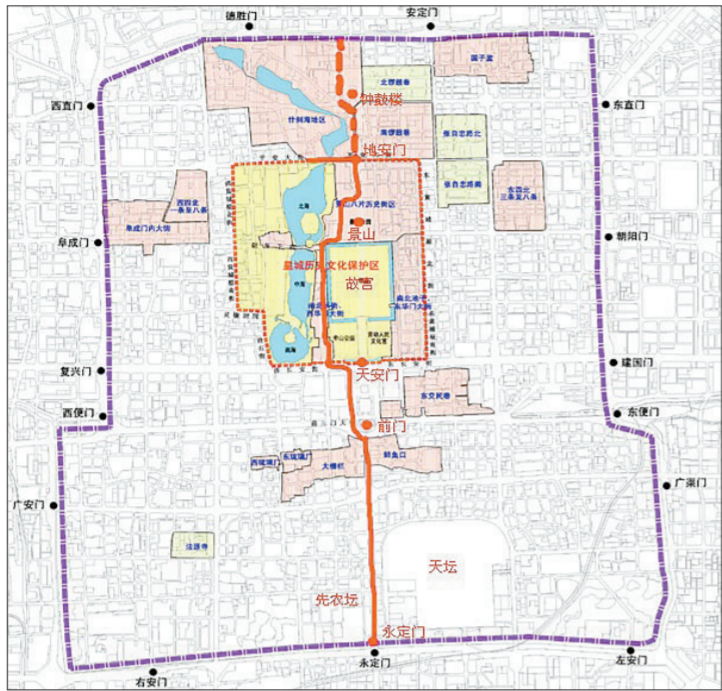
此前，北京市陆续制定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北京皇城保护规划》、《北京中轴线城市设计》等保护规划和文件，为北京城市中轴线实施整体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不过，近些年的实施表明，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保护规划和文件中规定的措施并没有得到彻底落实，违反保护规划的建设问题时有发生。

目前，为推动申遗而编制的保护规划正在抓紧制定中。由于夹杂了众多利益纠葛而导致了诸多难题，尽管有上述多个保护规划和文件引为基石，但是为申遗而专门编制一个中轴线保护规划并非一件易事。

难点之一，是中轴线的南北、东西范围如何界定，这也是人们现阶段比较关心的问题。对此，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在提案中建议：进一步扩大传统中轴线的保护范围，将传统中轴线两侧的历史河湖水系、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格局，传统四合院民居建筑群，以及传统中轴线两侧平缓开阔的空间形态，城市天际线的重要街道对景，传统建筑色彩和形态特征等，均纳入北京传统中轴线的保护内容。

而根据中轴线的现状，专家预测这项工作所要面对的又一个难点在于，对长期占用文物建筑、管理混乱的使用单位的腾退以及相关文物修缮和环境整治。

文物腾退一直是北京文物保护工作中的一个难题。仅就中轴线而言，位于故宫北侧的大高玄殿和景山公园的观德殿均是长期被占用的文物建筑。去年6月，有关部门已与故宫博物院签订协议，将大高玄殿文物建筑移



北京中轴线平面图(资料图片)

交给故宫管理。至此，这座被占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古建筑群，终于完成腾退。另外，随着北京市少年宫新址落成，少年宫所使用的观德殿等多个古建，也有望陆续腾退。这些古建由于长期被占用，保护状况较差，两处古建都已经呈现出破败迹象，在完成腾退后，未来将有条件实现大修。

此外，天坛、先农坛这些中轴线沿线的主要文物建筑周边，也还存在不少与其历史风貌不协调的设施，譬如天坛坛墙附近的筒易楼、先农坛内的大型体育设施等。尽管天坛已于日前启动了今后5年腾退3家占地单位以及搬迁8栋居民楼的整顿计划，腾退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依然不少。

坚决反对大拆大建

关于北京中轴线申遗，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顾问谢辰生表示，现在中轴线基本保留着原貌，其中有些建筑随着历史变迁发生改变，但是没有影响整体格局。开展申遗工作要严

格遵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规定，保护古都风貌。按照“改善、修缮、疏散”的要求，采取“政府主导、财政投入、居民自愿、专家指导、社会监督”的方式，对中轴线沿线区域内的平房、胡同进行修缮、整治。在居民原地留住基础上对房屋进行全面修缮，对院落破旧院墙、门楼、地面等进行重新修复，并适当拆除院内违章新建房屋，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保护古都风貌。同时加大对胡同、院落内市政设施的改造。

谢辰生坚决反对大拆大建。他强调，必须严格控制在中轴线区

域内继续建设超高超高层建筑，不能成片拆除原有平房居民区后将地块改作其他用途，要保护它们的原有格局，从而保持中轴线原貌。他举例，近两年鼓楼地区因为地铁建设，已经有大片胡同和民居被拆除，不仅破坏了中轴线地区的古城街巷肌理和空间尺度，而且驱散了原住民。“失去了原住民，就失去了城市的灵魂。”他建议可以适当逐步地疏散人口过于密集地区的居民，但是必须有所保留。既要严格按照申遗的真实性、完整性要求，加强文物建筑的保护，同时将文物保护与改善民生问题结合起来。

中轴线申遗是北京名城保护的重要部分，谢辰生对此十分支持，他希望借助申遗带动人们对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投入更多保护热情，并身体力行地投入到实际行动中去。

面对北京“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保护目标，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坦言，名城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保护规划实施方面，包括缺乏操作性强的法规政策保障、保护资金相对匮乏、旧城人口疏散难度大、人居环境有待改善等棘手问题。

北京市规划委拟研究特殊政策，确立旧城为“政策特区”，从人口疏散、土地和房屋产权交易、房屋管理、文物修缮和开放、市政基础设施等方面，出台新政策。其中拟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人将与产权人并列，成为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相关链接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北京坚持旧城整体保护，其中包括对“一轴”“一线”进行完整、系统的保护，促进“一带”的融合。一轴是纵贯北京南北的中轴线；一线是横穿古都东西的朝阜大街；一带是旧城门前前三大街和长安街之间的带状区域。这些地方是北京的核心景观带，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格局中最重要的部分。

吕舟：让世界读懂我们的“故事”

本报记者 乔欣

产做出清晰介绍，这是一个向人们解释“在哪里”“是什么”的过程。另外，文本中还要有比较研究的内容，要求将申报遗产放入世界范围与相关遗产进行比较，进而突出其独一无二性。

吕舟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遗规定了10项评价标准，前6项相对偏向于对文化遗产的考量。它们分别是：第一，申报的遗产项目必须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是人类创造性的天才杰作。第二，申报的遗产项目在一定时期内或者在某个特定的文化区域内反映了人类观念的转变，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关节点。第三，申报的遗产项目提供正在延续或者已经消失的文明的历史见证。第四，申报的遗产项目是人类一个历史阶段的代表性建筑，

现了中轴线。而北京的中轴线则是先于城市出现，随后的城市格局是以其为中心规划而成。

吕舟介绍，现存的北京中轴线，是建造元大都的时候确定的，之后虽然历经朝代更迭，但其走向始终未变，在它的沿线分布着我国重要的祭祀场所、城市里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以及威严不可侵犯的皇家禁地和众多普通居民区。即使今天坐落于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广场一带发生了变化，但它依然是我国的政治活动中心和全国人民活动娱乐的中心。可以说它体现和延续的是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同时城市本身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供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反映出自古至今一以贯之的正统

评价标准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说，“曾经有一个国外的专家在看过我们的申遗项目之后建议做一个中轴线建筑群，把它作为故宫的扩展。因为故宫是中轴线最核心的部分，再加上故宫已经是世界遗产，在世界上具有了相当知名度，很多人理解了它的价值，申遗工作相对容易很多。但是经过深入研究，我国的专家认为，故宫不能够诠释整条中轴线的价值，中轴线包括了更多的建筑形式以及文化和思想内涵。”

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在这个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读懂我们的“故事”。

现状调查

天坛：半个“外坛”被占用

任敏

位于北京南二环边上的天坛，是北京传统中轴线的一部分。然而自民国以来，一些单位陆续“进驻”外坛，这一传统格局被破坏。目前，外坛约72公顷土地被外单位和居民楼占用，占整个外坛面积一半之多。这其中包括43家中央直属单位、企事业单位和8处居民社区。

天坛公园副园长于辉介绍，这些占地单位给天坛建筑带来诸多隐患：它们处于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天坛部分建筑及配套设施受限，部分内坛墙由于紧邻外单位建筑而难以维修；分散于外坛墙内的大部分居民楼建筑年代较早，生活环境和设施较差，存在消防隐患，部分私搭乱建甚至依墙而建，破坏坛墙墙体；通往圜丘坛的原有祭祀路线以及部分神乐署原址被占用，牺牲所已不复存在，影响世界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展示。

2011年3月，北京市政府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结合天坛医院搬迁，完善天坛区域森林绿地系统，展现皇家园林景观”。同时，根据近期定稿的《天坛公园文物保护规划(2011年-2025年)》，未来五年，天坛周边的环境整治主要落在两个区域——西南外坛和东外坛。位于天坛西南外坛的天坛医院、北京口腔医院、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3家单位将搬迁，天坛东里北区8栋居民楼也将搬迁。

历史回顾

北京城的中轴线

探寻中华民族的历史不难发现，在很早的时候，“中心”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甚至投射在城市规划的念上。而城市中心形似脊梁、贯穿南北的中轴线更是这种思想影响下最直观的外化表现形式。考证我国悠久的建城史，那些曾经作为王朝都城的城市，大都存在中轴线，比如北京、西安、洛阳、南京。

北京传统中轴线形成于元代，明代时统治者将其向东移动了150米，最终形成现在的格局。中轴线上不仅坐落着诸多重要建筑，整座城市也以其为对称轴呈现两边对称的布局。自皇城以北，中轴线向西偏斜2°。在这个偏斜中轴线上的地安门向西偏离子午线200多米，而元大都的钟鼓楼已向西偏离子午线近300米。这个偏斜的中轴线向北顺延270公里后，即为忽必烈入主中原前的国都元上都(今锡林郭勒正蓝旗热河县苏木)。

梁思成：保持和发展旧城中轴线

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在他的文章中向人们描述北京中

北京脊梁：从“保持发展”到全面申遗

陈城文

轴线带给人们的审美冲击：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列的大街，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路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过了此点，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民国初年已拆除)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前面的宽度，是最大胆的安排……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起伏如峰，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轴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

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

因为认识到这其中的价值，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市政专家来我国帮助研究北京的市政建设、草拟城市规划方案时，梁思成最先向他们提出保持和发展旧城中轴线的原则，他建议向南延伸至南苑，在永定门外建设一个特别客运站，主要任务是“作为各地和各国

来北京的贵宾和代表团的出入站。贵宾代表们在永定门下了火车，或从南苑下了飞机，可以坐着汽车，顺着笔直的马路，直达天安门广场。这样的计划就更加强调了现有的伟大的南、北中轴线。”这个建议后来被苏联专家列入北京城市规划总体构思之中，成为北京坚持至今的一项市区布局原则。

永恒与变迁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0年间，发生了不少让保护派专家们惊心动魄的事情，其中一件是1958年10月13日，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对故宫“进行革命性改造”的报告。报告认为需要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并提出两个改革方案，其中第一个方案建议“将紫禁城内前后两部分划分为二，后半部分从乾清门后由故宫博物院办陈列，前半部分交园林

局建设为公园。这样博物院的陈列成一线，可以大大精简，在紫禁城东西部开辟两个便门后，故宫可以四通八达，参观便利。”报告同时设想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事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以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

这种“跃进”的狂潮很快就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质疑。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说，“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改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故宫的性质，主要应该表现宫廷生活，附带可搞些古代文化艺术的陈列，以保持宫廷史迹。”

在听取了各方面意见之后，特别是大形势有所改观之后，故宫博物院党委于1959年10月12日写了一个报告，包括对故宫博物院的方针任务问题拟定的方案(草案)，方

案中明确，“紫禁城范围内的建筑必须加以保护，保持古建筑的原面貌。修缮以复原为原则，保持原有风格。对于与建筑主体无关之后添的附加建筑物，如小墙小屋等，必要拆除时，也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建筑周围的空地除清除垃圾、平整地面等工作外，要在保持古典的、民族形式的、并与宫殿建筑相协调的原则下，进行园林风景的点缀，成为观众的休息场所。”

“文革”期间，故宫首当其冲作为破“四旧”的对象。1966年8月的一天晚上，当周恩来得知一伙红卫兵准备第二天冲入故宫去造反时立即作出了关闭故宫的决定。当天深夜，故宫博物院的几扇大门紧急封闭，周恩来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从此故宫大门一闭就是5年，在许多地方名胜古迹惨遭破坏的时候，故宫得以幸免。

在岁月的流转中，北京中轴线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上世纪50年代，为了疏导交通，中轴线上的地安门被拆除。同样拆除于上世纪50年代的永定门已于2005年完成复建。当时有专家预测，这次复建预示着保护北京中轴线理念的回归。

如今，北京中轴线上现存主要文物建筑包括燕墩、天坛、先农坛、正阳门、太庙、社稷坛、天安门、故宫、景山、北海、鼓楼、钟楼、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等30余处。这些现存文物建筑中有些面临着较为严峻的保护问题。因为修建北京地铁8号线，鼓楼周边的胡同和民居被拆除，范围之大引起诸多质疑和猜测，至今这片区域被护栏围着，周边的居民也说不清楚这里到底在建设什么。面对问题和现状，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了《关于推动北京传统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提案》，建议北京市政府加大传统中轴线的整体保护力度。北京市文物局也在今年6月宣布正式启动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卢旭摄)



远眺故宫



天安门



前门正阳门



复建后的永定门